

茶坊本期话题

不速之客

(下)



醉汉敲门

贾宝军

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国土资源局

“在吗？你这会儿能回家吗？”妻子一连发来3个短信。
什么情况？我正在和同学谈事情，心里有些纳闷，拨通了妻子的电话：“什么事，可以在电话里说呀。”
“孩子刚睡着，外面有人敲门。我告诉他找错屋子了，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敲门，又说蒙古语，我怕吓到孩子，才给你发了短信。”妻子压低声音解释着。
“好的，你别开门，我马上到。”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，女儿才八个月，平时家里人少，屋里动静太大，孩子就睡得不踏实。
“要不报警吧。不行，别人会笑话的。”我心里盘算着怎么处理，同学提议和我一起回家。于是，我俩驾车向家里飞奔而去。

刚到小区单元门口，我就闻到了浓浓的酒味，赶忙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四楼。眼前的一幕让我颇为惊讶：一位50岁左右的牧区老乡，斜靠在楼梯扶手上，身着一件迷彩大衣，满脸的胡须似乎很久没有剃了。

老乡看见突然出现了两个人，手抓栏杆想再次站起来敲门，嘴里还嘟囔着：“还不开门呀，我今天刚回来……”见到这场景，我边上前扶住他，边解释道：“这位老乡，您不是来找人呀？这是茂源小区六号楼三单元，401室是我家，您大概记错楼号了吧。”

听了我的话，老乡怒了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这是我家，小心我揍你们。”他一边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着，一边抬起了右手。

“我要不先打他脸上一拳，不行，还是扇耳光吧。算了，别打坏了人家。”我的脑子开始快速运转。

“放开我的衣领！”这时老乡的手已经抓住我，我们两人这么一较劲，老乡本来发软的身子，一下子坐到了地上。妻子听到外面有动静，抱着女儿打开了门。老乡看到她们，一下子呆住了。突然，他喃喃说道：“有小孩子呀，你家？那不是这个屋了。你们谁有烟，给我一根。”

同学点燃烟递给老乡，随后他们唠起嗑来。“老乡，您家是哪里的，我们帮您送回去吧。”得到他的允许后，我俩便搀扶着他向楼下走去。考虑到当时

下期话题：危险，走开！

正值暑假，孩子们的假期安全问题再次凸显。近期因家长忽视安全防护导致孩子发生意外的事件接二连三发生，令人扼腕。与此同时，也有一则新闻报道了一名7岁小男孩独自在家，因为害怕打110报警求助，表现机智沉稳。关于孩子的安全教育，您有哪些经验或教训，下期话题，与我们一起分享吧。

石丽娜

河南省南乐县国土资源局

2010年的一天傍晚，我回到租住的地方正欲开门，突然，楼梯拐角处闪出一个身影，我吓得一个趔趄，钥匙被甩到了地上。
“小娜，好久不见！”黑影说着几步到了我的面前。
“你、你是？”灯光下我才看清是一个衣着时尚，身材高挑的美女。
“我是胭脂啊，你不记得了？”美女笑语盈盈。

“胭脂，什么胭脂？”我仔细打量着面前的人，同时脑子高速旋转着，却是头绪全无。

“哎哟，我是张艳智啊，咱俩初一时是同班同学，你怎么忘得这么干净？太不够意思了。”看我一脸茫然的样子，美女嘟起嘴唇怪道。
“胭脂，张艳智，初一同学”，这几个词在我脑海里不断翻腾，许久，我才将它们对号入座。张艳智因名字与胭脂

周冬莉

陕西地矿第二综合物探大队有限公司

前年冬天的一个下午，因为要赶着听网络在线课程，我比平时稍早几分钟回家。停好车，我一手拎着包，一手拿着钥匙，胳膊夹着几本书艰难上楼。样子虽然有些狼狈，但我丝毫不怕尴尬，因为心里清楚楼道里基本遇不到什么人。楼里原本住的都是单位同事，一些人在外买了房子搬出去，年纪大的老同志住到儿女身边，于是基本没有几户在此常住了。

这幢楼共七层，家住顶层的我早已习惯了爬楼，没料到在五楼遇到一个陌生人。我抬头时他似乎刚从楼上下来，看到我，迅速转身对着五楼王工家的门静静站立，看上去像是要敲门，又貌似正好经过给我让路。我原本想问他是不是找王工，打算告诉他王工已经搬出去住了，可他只是专注地站着，背着个松松垮垮的大帆布包，一点也没有要搭理我的意思。
尽管心里胡乱猜测着，我最终还是忍着没说些什么，直接上到七楼回家。开门时，我发现钥匙有点不太好使，捣鼓了半天才勉强打开，还好里面的木门平时不上锁，单位的家属院

王建学

山东省沂源县国土资源局

2005年中秋节那天，我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还闹出了一段啼笑皆非的故事。
那天下午，我和妻子在家忙着准备晚餐，突然听见敲门声，过节了还有谁会来呢，我嘀咕着去开门。“啊呀！”吓我一跳，门口站着一个黑不溜秋陌生人，正龇牙朝我笑。
在我惊讶万分之时，陌生人突然朝我胸前捶了一拳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抢先说话了：“建学，我是刘国啊！你忘了，在你姥姥家屋后住的那个刘国。”这么一说，我猛然想起来了，小时候我经常到姥姥家，就是和刘国一起玩。
毕竟二十多年不见了，刘国突然造访，让我既惊喜又意外。快到晚饭时间，刘国邀请我和妻子去饭店吃，还振振有词地说：“陪我赏月过节，理应我请。”我想尽地主之谊，可他却生气

“与狼共舞”

了阵脚，一定要沉着应对，我们想要想办法回到车上去！”老王毕竟是老兵，临危不乱。

老王打开对讲机想联络连队派人增援，可眼下的情况已经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他快速装好子弹并上了刺刀，我们又捡了些石块，并通过对讲机告诉司机小李，用汽油、擦枪布等物品制作几个火把，做好接应我们的准备。

此时，两只狼已经离我们很近了，老王大喊一声：“打！”我们把事先准备好的石块，向距离七八米的恶狼一阵狂扔。在我们的突袭下狼退了回去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却也不敢向车的方向跑去，怕遭到它们的背后袭击，只好在与狼的对峙中慢慢向车的方向挪动。果不其然，没多大会儿狼又开始逼向我们。我突然想到相机闪光灯光线比较强，狼应该会害怕，于是打开闪光灯对着两只恶狼爆闪，没想到这招居然奏效，狼不敢靠近，借着闪光灯的光，我真切地看到它们面目狰狞、目带凶光。

很快闪光灯电量不足了，聪明的狼似乎看出了端倪，又试图向我们发起攻击。老王说：“能不开枪尽量不开，枪里只是空爆弹，不仅打不死狼，反而还会影响到演习，我们就用

刺刀！”两匹狼围着我们打转，寻找着攻击时机，我们几个背靠背，同它们周旋着。

“我来了！”闻声望去是司机小李拿着引燃的火把高声喊叫着向我们冲过来。据说狼是怕火的，果然那两匹恶狼见火让出了路。小李同我们会合后，赶忙把其他的火把分给我们引燃。老王说：“火把坚持不了多久，我们必须快速撤到车上，而且不能让狼看出我们的意图。”按照老王的安排，我们对狼采取佯攻，在它们逃窜时，我们就择机向车的方向退几步。就这样，我们边佯攻边往后退，终于到了车旁边，在老王的掩护下我们钻进伪装网进入驾驶室，老王见我们安全了，就把火把扔向狼，趁机也钻进了驾驶室。狼围着车转了几圈，“嗷呜……嗷呜……”号叫了几声之后，失望地消失在夜色中。

终于安全了！这一刻，我提到嗓子眼的狼终于落了下來，这才发现不仅衣服湿透了，腿也在抖，只有老王一脸镇定。事后，老王才说出真相：“其实我也怕得要命，那天你的腿压在我的腿上，不是你的腿在抖，是我的腿在抖。”尽管如此，我依然很佩服老王带着我们与狼周旋时的镇定与果敢。

险人传销

读音相近，遂被同学称为胭脂。初一时，我们同被分进了二班，彼时关系还不错。后半学期，她转去了别的学校，自此再无往来。奇怪的是，为何她今天会来找我呢？她又是如何得知我的住处的呢？

“老同学，我都站这儿等了你好几个小时了，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啊？”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，张艳智自顾拿起地上的钥匙打开了门，我只好带着疑问让她进来。

一进门，张艳智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她自己的工作与生活。原来，她现在就职于深圳一所私立高级中学，收入颇丰，早已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，开挂的人生让我顿时很难堪。

“小娜，我看你不如和我一起去做深圳教书吧，一直以来，你学习都很优秀，呆在小县城里太憋屈了。”

“这能行吗？我只是大专文凭，哪能进得去那么好的学校？”正当我为自己不太满意的人生默默凭吊时，张艳智的一句话让我莫名激动起来。

“我们学校从不以文凭招人，只注重教学能力，我相信你肯定没问题。”张艳智笃定地看着我说。

我虽有些心旌摇曳，最终理智压住了心底的蠢蠢欲动，摇了摇头没有答应。

接下来几天，张艳智一直没有离开。闲话时，她总是有意无意提起她在深圳的工作和生活，随后又对我现在的生活一番评头论足，言语中透露出诸多的同情和惋惜。一次、两次也要，次数多了，我内心的堡垒也开始一点点松动，有了想要出去闯一闯的冲动。

终于，在她第五次恳切邀请的时候，我答应了。

思量再三，去之前，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，表达了我要去深圳的想法。母亲起初是极力反对的，但当她听说我是与女同学一起时才勉强答应了下来。

第二天上午，正当我和张艳智坐在候车厅等车时，大表哥汗流浹背地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。二话不说，一手拿起我的行李，一手把我拖出了车站。

“哥，你干啥呀，火车要开了。”我甩开表哥的手，冲着他愤愤地喊。

“傻瓜，你那同学是搞传销的，如果这次跟她走了你就彻底毁了。”

“孩子，你表哥找到你了吗？我让你爹去打听了你的同学，才知道她进传销好长时间了，骗了她家人很多钱，也骗了好多同学。我怕你不听话，就打电话给你表哥，要他无论如何也要把你拽回来……”电话此时响了起来，是母亲打来的。

我惊得一身冷汗，瘫坐到了台阶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再去找寻张艳智，哪里还有她的身影？

楼道里的陌生人



治安应该有保障。

进门后，我先开电脑，网课还有十几分钟才开课。突然想起早上临走时我把项链放在桌上了，链扣坏掉了，打算周末到商场去修理，准备放进盒子里先放好。可桌上却没有我佩戴了好几年的小老鼠手表，拉开抽屉也没看到，我有点慌了：这是唯一一件我随身佩戴的饰物，意义非凡，从不离身，怎么就一天没戴，就找不到了呢。情急之下，我打开了所有抽屉，把那些盒子全部打开，结果却傻眼了——所有的盒子都是空的，不论是以前妈妈给我的铂金项链，还是后来心血来潮买的玉镯、金银耳环，全都只剩下空盒子了！

这时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楼道里遇到的那个陌生人，恐怕不是来探亲访友的，那个帆布包里大概装着我的饰品和手表。报案后，民警也证实了我的猜测。我真后悔，为什么当时对这个“不速之客”少了一份警惕呢！

故友造访

地拍拍手提包说：“咱有钱了，别再拿老眼光看人。”我想起小时候，刘国为了一个包子和我打架，他今天的举动，太让人意外了。

刘国找了一家高档饭店，鲍鱼、海参都上了。趁他上洗手间的空儿，妻子凑到我耳边悄悄说：“你俩聊天时，刘国说在洛阳打工，貌似收入也不高，现在出手这么阔绰，怕不是发了不义之财吧……”经妻子这么一说，我顿时警惕起来，对啊，他哪有这么有钱？

我越想越害怕，心也怦怦跳得厉害，接下来刘国和我说的话也都听不进去了，只是心不在焉地应付着。妻子看出了我的焦虑，假装出去有事，起身时向我递了一个眼色，我心领神会，跟刘国招呼了一声，就出去了。

我和妻子在外紧急商量后认定：刘国发了不义之财，跑我这里避难，这不是让我犯犯底罪嘛。接下来我俩决定饭后送刘国去宾馆时记住房间号，

然后再报警。

待再次回到饭桌旁，为了不引起刘国的怀疑，我开始和他边聊天边劝酒，妻子则有意试探：“大兄弟，你打工都成富豪了，买彩票中大奖了吧。”没想到听到这话，刘国猛地把筷子一放，竖起了大拇指夸赞妻子：“嫂子真神人也，咋知道我买彩票中奖了呀！”“啊！你真中奖了？”我和妻子异口同声地说。

刘国告诉我们，这些年他在外打工，一直坚持买福利彩票，虽然每次买的不多，也就几块钱，但能为社会做点奉献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前段时间买了一组彩票竟中了大奖。刘国怕我俩不相信，还特意拿出了他领奖的照片。

在送他去宾馆的路上，刘国带着几分醉意深情地对我说，那年我和他下河洗澡，他突然腿抽筋，是我把他救上了岸，他这次是专程来报答我的。

在那个中秋之夜，我和妻子因错怪了刘国，愧疚不已。

斗鼠记

张兆双

江苏省江阴市国土资源局

1993年夏末秋初单位分给我一间宿舍，面积有十五六平方米，一墙隔成一卧一厨的布局，妻子十分满意。但入住第一夜的“不速之客”，令我和妻子终生难忘。

这是一栋修建多年的职工简易宿舍，住了六户，我家居中。右边是三口之家，左边住着一位家在外地的老职工。晚上10点多，妻子哼着催眠曲哄儿子入睡了，左边邻居如雷的鼾声滚滚而来，响了好一会儿，随着隔壁的隔壁传来咚咚地敲墙声，鼾声没了。

一会儿，纸糊的屋棚忽然由远及近又传来一阵“哗啦啦”的声音，妻子警觉地问：“什么声音？”我侧耳听了听“吱吱”撕咬的声音回答：“可能是老鼠！”“什么？老鼠？要是从棚上掉下来怎么办？”妻子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。“放心吧，即使掉下来也不会掉到蚊帐里来！”我安慰妻子。

听着纸棚上不断传来老鼠跑动的“哗啦”声，妻子颤抖地说：“我害怕，睡不着！”“你看我怎么对付这些家伙！”我边说边爬起来钻出蚊帐，到厨房找来笤帚，对着纸棚猛地一捅，“哗啦啦”声立刻跑远了。等了一会儿，没了动静，“这回没事啦，睡吧……”话音还未落，“哗啦啦”的声音又由远及近滚了过来，我一骨碌跳下床拿起了笤帚对着响处使劲一捅，又跑远了。开灯一看，纸棚上掉下一条纸，再细看，纸棚上是一道道细铁丝，这些纸交错编织在上面。

我灵机一动，要是把靠墙一侧的棚纸掀下来，老鼠不就没法到家里来了吗！想到这里，不顾妻子的劝阻，我站到凳子上把纸棚从南到北折成一条十几厘米的“深沟”，然后洋洋自得地上床睡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“吱，你听什么声音？”迷迷糊糊中，妻子把我推醒了。我侧耳一听，是老鼠在支蚊帐的竹竿上来回爬。我把手悄悄伸到床头电灯开关的拉绳处，猛地一拉，灯亮了，只见一只十几厘米长的老鼠从蚊帐上跳到地上，我下床抄起笤帚就追，从床底追到厨房，在桌子凳子底下来回打了几次，最后还是让它从门缝溜回了。

折腾一番，已是后半夜了，我睡意全无，躺在床上想着如何对付这只讨厌的老鼠。忽然听到头顶又有“窸窣”声，黑暗中仔细辨认，是老鼠在电灯开关绳上爬动。我心中暗想，“胆小如鼠的说法是错误的，这老鼠的胆子太大了，怎么办吧？”担心一拉绳，它掉到地上，我一时无计可施，只能任由它在开关绳上来回爬。终于它又到了蚊帐上面，我突然点亮了灯，它再次跳回地上，我又是一阵追打，最后，它还是逃走了。

无可奈何，只好听从小睡醒惺松妻子的建议：“我们还是开着灯睡吧，等天亮了再决定，是买老鼠药还是老鼠夹子来对付它们吧！”

防不胜防

坏了，不会被发现了吧？
“没什么大事，只是一本杂志找不到了。”既然瞒不住，倒不如主动坦白。想到这里，我倒坦然起来了。
“不是这本呀？”指导员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了那本《解放军生活》杂志。

“怎么在您手上？”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：“难道是您……”

“别别复杂喽，上午有人来过吗？”指导员卖起了关子。

找李大爷的中年男子？一定是他，难道这位不速之客是指导员派来考验我的“探子”？看我迷惑不解的样子，站在一旁的连长也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还好没让他‘窃’到涉密资料，要不然你可惨啦。”连长一句话，让我出了一身冷汗，心想真的是防不胜防呀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自走进军营的那刻起，我们就将保密守则牢记于心。特别是调入连部担任文书工作后，保密的要求更高了，在连长指导员的多次教育和考验下，我时刻保持着良好的保密习惯：对涉密资料的管理时刻做到随用随取，用完立即入柜上锁存放！

虽然又一次通过了考验，但我脑海中的保密之弦绷得更紧了。



社稷坛茶坊 (第六十六期)

社稷坛副刊QQ群: 203335200 投稿邮箱: xuandi313@163.com



欢迎扫描二维码 关注“书香自然” 微信公众号